

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capturing a moment of intense labor on an oil rig. In the foreground, a worker's hands are seen gripping a large, cylindrical metal component, possibly a valve or part of a wellhead. The worker is wearing a heavy-duty, dark-colored work boot and a pair of gloves. The background shows other workers in similar attire, some wearing hard hats, engaged in various tasks. The scene is filled with industrial machinery, pipes, and structural elements, all set against a backdrop of a bright, possibly overcast sky. The overall atmosphere is one of a busy, high-stakes industrial environment.

佩德罗·迈耶

石油之影

米拉马尔系列丛书

米拉马尔系列丛书

凭借六十余载的艺术积淀以及馆藏逾百万张的影像珍藏，佩德罗·迈耶 (Pedro Meyer) 致力于通过这一不断演进的系列作品，呈献丰富多元的历史叙事。这些故事不仅凝结了他独特的摄影视角，更真实记录了他职业生涯中作为业界领袖和行业活动家的重要足迹。

《米拉马尔系列丛书》是一部具有回顾意义的自传式全集。全书共计 41 卷，详尽记录了迈耶从 20 世纪 50 年代至今的摄影探索历程——从传统光影纪实，一直延伸到人工智能 (AI) 等前沿技术的最新应用。

石油之影

20 世纪 80 年代，正值墨西哥石油收归国有 50 周年纪念之际，佩德罗·迈耶 (Pedro Meyer) 走遍墨西哥全境，旨在记录墨西哥石油公司 (Pemex) 背后的社会蓝图。在此期间，他创作了 1.6 万余张珍贵影像。他的镜头穿透了冰冷的工业建筑，转而聚焦于那些驱动庞大机器运转的人文核心。基于这批素材，他于 1987 年创作了名为《烟火燃了一整天》(Los cohetes duraron todo el día) 的摄影集。然而，该书在当时遭遇了严苛的审查，在三千册印数中，仅有寥寥数本留在作者手中，其余皆化为乌有。

在经历了那段晦暗往事的近 40 年后，迈耶重新审视其摄影档案，并在此书中让这一项目重见天日。配合历史学家胡安·米格尔·祖祖内吉 (Juan Miguel Zunzunegui) 的文字，本作旨在引发读者对于“Pemex 神话”的深刻反思，探讨工业机械、劳动力与政治是如何交织共生的。这不仅是一部作品的重生，更是一次对墨西哥视觉叙事与历史脉络的重要启示。

法律信息

编辑基金

佩德罗·迈耶基金会
(Fundación Pedro Meyer, A.C.)

丛书统筹

Marisol Molina

编辑

Gerardo Montiel Klint
Pedro Meyer
Alexis Ortiz

本书副主编

希梅娜·桑帕约 Ximena Zampayo

图像后期制作

Pedro Meyer
Alexis Ortiz

撰稿 胡安

·米格尔·祖祖内吉 (Juan Miguel Zunzunegui) 佩德罗·迈耶 (Pedro Meyer)

文字校对

Teresa Martínez

编辑监制

Pablo Meyer

印刷监制

Manuel García

书籍与版式设计

Alexis Ortiz
Carlos Mendoza

制作助理

鲁兹·帕斯滕
(Luz Pastén)
索菲亚·阿申特鲁普
(Sofía Aschentrupp)

© Pedro Meyer, 2026

www.pedromeyer.com

未经版权所有者或其合法继承人事先书面许可，本文件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以任何形式或通过任何媒介 (无论为模拟或数字方式) 出于任何目的予以复制。

本书编辑于墨西哥城科约阿坎。
印刷于墨西哥瓦哈卡。

Miramar 丛书

ISBN: 978-607-29-7238-4

石油之影 (A LA SOMBRA DEL PETRÓLEO)

ISBN: 979-8-9996765-8-0

二维码提供五种语言的译文版本：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中文和日语。

致 埃里希·弗罗姆 (Erich Fromm) 博士：从他那里我学到——“凡是人所拥有的，我无不感同身受”。

政权的暗黑神话

胡安·米格尔·祖祖内吉 (Juan Miguel Zunzunegui) 著

人们毫无抵抗地成为了神话的牺牲品。—— 恩斯特·卡西尔 (Ernst Cassirer)

任何源自革命的政权都会构建一套官方历史，其核心在于神化这场革命。在革命之前，一切都是混乱与恐怖，充斥着压迫与暴政；革命之后，未来初现，人民重燃希望。革命无所不能，它能净化一切，通过宏大叙事将同胞相残的内战转化为历史的崇高里程碑。

革命是政权的神话，是政权对自己撒下的谎言，是那面可以为一切辩解的旗帜——它能让在本方眼中原本卑劣的思想与行径变得神圣。正如列宁所言，革命是唯一的道德准绳，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革命是革命者的宗教，而任何信仰都需要神话来支撑。

如果说革命是政权的神话，那么“社会正义”就是革命的叙事模板。在墨西哥的特殊语境下，石油成为了社会正义的象征，因此承载了革命的所有价值观与理想。

然而问题在于：我们称之为“革命”的那场墨西哥内战，起初除了想把当权者赶下总统宝座并取而代之以外，几乎没有任何理想可言。除了“推翻”和“投票”，没有任何明确的旗帜。那是业余革命者的天真——认为可以发动武装起义，然后又要求人民去投票。

马德罗 (Madero) 没有社会诉求，乌尔塔 (Huerta) 或卡兰萨 (Carranza) 也没有。奥夫雷贡 (Obregón) 和卡列斯 (Calles) 等革命继承者是在过程中边走边构建的；至于冲突中的偶像和民众领袖维拉 (Villa) 和萨帕塔 (Zapata)，或许他们心中有理想，但他们谁也没能赢下这场被误称为“革命”的战争。

在这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混战中，无论是《圣路易斯计划》、《阿亚拉计划》还是《阿瓜普列塔计划》，都没有人打出“黑金”（石油）的旗帜。石油既不在“有效选举，禁止连任”中，更没有被纳入“土地与自由”的口号里。

在 1910 年的墨西哥，石油甚至不在革命的议程内。那时候几乎没人了解石油，它的价值远非今日可比。贫困与缺乏民主是墨西哥革命背后唯一的现实，而这两者都与地底下的石油毫无关系。

拿破仑曾说，革命中有两类人：制造革命的人和从中渔利的人。在法国革命中是波拿巴，而在墨西哥革命中则是拉萨罗·卡德纳斯 (Lázaro Cárdenas) 将军。在他执政期间，石油成为了完美的象征、神话的巅峰以及革命的最终胜利。卡德纳斯创造了“革命民族主义”，并抛出“石油属于所有墨西哥人”这一神话，作为该系统的精神支柱。没有什么比神话更能统治人类的思想，掌握神话的人便能统治人民。这就是墨西哥的历史，也是政权的暗黑神话。

墨西哥黑血 (SANGRE NEGRA MEXICANA)

这“黑色的血液”既是赐福也是诅咒。它给了我们一个流淌着财富的疆土，将我们推向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虽然“石油主权”的演说词慷慨激昂，但除了维持腐败政权和炮制漂亮口号外，我们从未利用石油创造过真正的价值。

墨西哥石油始于波菲里奥时代(Porfiriato)，最初利用外国技术和资本开发。1917 年宪法虽然在理论上规定一切地底财富归国家所有，但当时的混乱局面使其形同虚设。到了 1938 年，在经历了与外国公司漫长且无果的谈判后，卡德纳斯做出了那个被官方称为“英明且必要”的决定：没收石油企业(石油国有化)。

事实真相是：这可能是一场由“政党-国家-总统”综合体(说到底也是一种黑手党)精心策划的冲突。我们从 1917 年起就是名义上的主人，而 1938 年则是用强硬手段接管了那些开采工具。

石油直到那一刻才成为“人民”的话题。在墨西哥，有些事从未改变：只有当总统需要时，人民才会对某个话题感兴趣。卡德纳斯是如何做到连波菲里奥都做不到的事情的？在 1938 年二战阴云密布、德国人觊觎我方能源的背景下，认为卡德纳斯可以在不咨询美国的情况下做出这一决定是荒谬的。

事实上，没人比美国资本家更从这次国有化中获利。他们拿着墨西哥政府给的赔偿金，在边界那头建立了精炼厂。墨西哥人民花了巨资赔偿美国商人，结果却是让他们把原本在墨西哥进行的加工环节搬到了美国境内。所谓的国有化，其实是一个代价昂贵的象征，一个并非完全由我们自己掌控的决定。

到 1940 年，卡德纳斯已开始哀叹石油工会的贪婪。石油在教条中“属于所有人”，但其巨大的财富流向却留在了工会——一个拥有超过十亿美元资产、却从未与全体墨西哥人共享的特殊权力集团。

墨西哥式干旱 (SEQUÍA MEXICANA)

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如果让政府管理撒哈拉沙漠，五年内沙子就会短缺。墨西哥政府证明了这一点。1938 年接管石油后，这个曾是世界主要供应国的国家很快就面临短缺。

除了技术局限，更核心的问题是腐败。1938 年到 1973 年间，Pemex 的运作充斥着贪腐，开采成本甚至高过直接从美国进口。1973 年阿拉伯石油禁运导致油价暴涨，墨西哥幸运地发现了坎塔雷尔(Cantarell)特大油田。总统洛佩斯·波蒂略曾放言：“墨西哥要学会管理财富”。

然而，正如所有败家子一样，白得的财富从未被珍惜，只会被挥霍。卡德纳斯临终前也意识到，石油从未真正属于墨西哥人民，而是属于围绕它产生的黑手党。他启动了一系列无法停下的火车——石油已成为他开创的民族主义叙事的脊梁，而这种叙事建立在一个神话之上：即只有外国人会伤害我们的国家。

但未来的能源将不再取决于地理，而取决于大脑。今天的资源靠运气，明天的资源靠科学、技术、知识和创造力。遗憾的是，如今的人们仍死守着 19 世纪思想和过时的民族主义，将国家主权建立在一种肮脏、破坏性、不可再生且即将枯竭的资源上。

石油从未造福全体墨西哥人。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的石油没有产生任何实实在在的好处。它仅仅是，政权的暗黑神话。

回首五十周年庆典 佩德罗·迈耶 (Pedro Meyer) 著 原刊于第一版。

在石油国有化五十周年之际，为墨西哥石油公司 (Pemex) 创作这组纪实摄影作品，本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构思方向。第一种，也是最显而易见的方向，是全方位展示其令人震撼的工业设施，以此见证这五十年来取得的成就。然而，这些石化工厂、输油管道、钻井平台和海上作业区，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同类设施有何区别？答案很简单：毫无二致。从本质上讲，全球各地的生产设备和流程大同小异。因此，那种将企业固定资产的宏伟壮丽作为核心主题、并以全彩呈现的方案，很快就被我否定了。

在继续思考这组纪实摄影的切入点时，现实本身给了我们答案：主题应当映射出人民本身，即构成这家企业的石油工人们。在镜头中，工业设施仅作为背景存在；而在这些设施内部或周围，那些男人、女人和孩子们正追逐着个人目标，并将自身的文化价值注入企业。正是这些元素，赋予了这家公司属于墨西哥的灵魂与特质。

我们认为，这一构思比任何方案都能更好地诠释 Pemex 与全球其他石油企业的不同之处。这种“文化”体现在工人们工作、游戏、用餐、通勤的方式中，体现在他们对生态环境的反应、与家畜的关系、着装风格、家居装饰、亲子互动，以及他们对待哀悼或宗教的态度之中。简而言之，它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滴里。正如奥克塔维奥·帕斯 (Octavio Paz) 所言：“尽管我们的语言、宗教、政治制度和文化源于西方，但墨西哥仍有一面望向彼岸：印第安文明之岸。我们是置身于两种文明、两个过去之间的民族。”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必须将那段激动人心的国有化史诗记忆与 Pemex 的当代生活交织在一起。幸运的是，我们找到了数百名退休老工人，由他们亲述当年的往事。由于项目篇幅限制，我们无法收录所有人的故事，只能随机挑选了几位作为代表。他们对自己经历的讲述，极大地丰富了这组纪实摄影的内涵，并为我们今日所取得的成就提供了历史纵深。

我很快发现，Pemex 的世界并不仅仅由那些直接从事“黑金”开采的工人组成；办公室职员、消防员、直升机飞行员、海上平台厨师、潜水员、医生、焊工或学校老师，也同样是“石油人”。甚至那些在产业外围服务的人——承包商、油罐车司机、为工人缝补衣物的鞋匠或裁缝、卖冰棍的小贩、当地的农民或渔民，在我的眼中，他们和他们的家人，无论白昼黑夜，也都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石油人”。

必须郑重提到的一点是，在执行该项目期间，我从未受到任何拍摄限制。没有禁区，没有边界。我被允许在任何时间自由进入任何我想去的地点。在影像编辑阶段，我也享受到极大的自主权。作为摄影师，我们习惯了作品被审查、阉割或为了迎合资方的编辑标准而被修改，但这一次，资方对作者创作自由的尊重是空前的。能在文中记录这种尊重，是我职业生涯中最令我欣慰——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的经历之一。因此，书中若有任何瑕疵或疏漏，皆系我个人才识所限。

如果没有那些同意接受拍摄的人们的配合与耐心，这样一个项目根本无法完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被摄瞬间都清晰意识到自己在参与这一创作。在个人感性允许的范围内，我竭力保持对他们的忠诚，在整组纪实摄影中呈现出他们应得的尊严。在此，我对所有人表示感谢。我最大的心愿，就是他们能将这本书视作属于他们自己的作品。

尽管摄影本质上是一项孤独的工作，但其前后的所有环节——物流准备、采访、暗房处理、编辑、设计及监制——无一不是团队合作的成果。由于篇幅限制，我无法一一列举每一位应感谢的同仁，只能在此提及几位给予我莫大帮助的朋友：

弗朗西斯科·卡萨诺瓦·阿尔瓦雷斯 (Francisco Casanova Álvarez) 与卡洛斯·兰德罗斯·加耶戈斯 (Carlos Landeros Gallegos) 给予了极大的热情与支持，对我创作自由的信任无以复加。阿道夫·鲁伊斯·莫雷诺 (Adolfo Ruiz Moreno) 是一位无价的盟友，他不知疲倦地协调 Pemex 庞大的网络以支持此项目；他对企业每个角落的深度了解与慷慨分享，使我得以迅速切入主题。我的助手兼好友费尔南多·赫尔曼、罗伯托·卡洛斯·加布里埃尔·帕布罗，特别是阿尔伯托，感谢你们分担器材重负，感谢你们的幽默、忠诚与建议。感谢曼努埃尔·罗沙在暗房中的辛勤工作，处理了约两万个底片和一千五百多张样片且未出任何差错。

照片的编辑是摄影书制作过程中最微妙的环节。我们从两万张影像中精选出 169 张，并将其编排成一个具有意义且连贯的整体。帕布罗·奥尔蒂斯·莫纳斯特里奥 (Pablo Ortiz Monasterio) 从始至终倾注了心血，他的深刻洞察贯穿全书。设计由帕布罗·迈耶 (Pablo Meyer) 负责，除去亲属关系，我非常敬重他的职业素养。感谢阿特米奥·巴尔加斯·阿拉索拉 (Artemio Vargas Arrazola) 在编辑监制方面的付出。感谢吉列尔莫·莫拉·巴斯克斯 (Guillermo Mora Vásquez) 最初的视野与信任。最后，感谢格拉谢拉带来的灵感。

最后，我想与读者分享一段极其私人的经历。我的家庭因西班牙内战而移民墨西哥，抵达时间恰好就在石油国有化前夕。当时我两岁。到这个奇妙国家的几年后，我和父母便获得了墨西哥国籍。这完全归功于拉萨罗·卡德纳斯时期的政策，使我们得以在这个向成千上万因二战或大屠杀而逃难的难民敞开大门的地方，找到了安全与希望的新家园。因此，我也带着一种深沉且私密的感激之情，向那位给予我们机会的人致敬——正是因为他，这份国家的财富如今也属于我们。

1988年3月18日，于科约阿坎。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

消失的那个版本后来怎么了？ 佩德罗·迈耶 (Pedro Meyer) 著

1988 年 9 月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候任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 (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 任命维克多·弗洛雷斯·奥莱亚 (V́ctor Flores Olea) 出任国家文化艺术委员会 (Conaculta) 主席。这位官员邀请我参加一场早餐会，席间还有他的几位幕僚，目的是让我向萨利纳斯展示我的新书《烟火燃了一整天》(Los cohetes duraron todo el día)。当时该书刚印好没几天。这位未来的总统只是草草翻阅了几下，并客套地称赞了几句，就像任何一位政客会做的那样。

然而，我完全没有料到不久后发生的事：在该版五千册印数中，有四千八百册在一夜之间人间蒸发。剩下的两百册留在我手中，正如合同所规定的那样。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没有任何资料能帮我找到或证实一个官方解释。尽管如此，这一事件让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由于该书题献给拉萨罗·卡德纳斯将军，而这个名字在当时的政界是个极其敏感的导火索。请记住，这位前总统正是卡洛斯·萨利纳斯的竞选对手——库奥特莫克·卡德纳斯 (Cuauhtémoc Cárdenas) 的父亲，而后者被普遍认为在那场选举中获得了最高票数。因此，最简单的处理方式就是让整批书消失，以此避免尴尬的议论。我从未得知是谁下的令，甚至没有留下任何下达过指令的痕迹。唯一确凿的事实是，这些书像变魔术一样凭空消失了。

媒体上也没有出现过任何关于《烟火燃了一整天》的评论或报道。应当记得，当时的墨西哥石油公司 (Pemex) 动用其部分资源来控制媒体，因此没人敢对这本书或消失的样书只字片语。此外，原本计划在美术馆 (Palacio de Bellas Artes) 举行的同名摄影展，其参展作品也同样“蒸发”得无影无踪。

所幸的是，我保留了所有素材，以便有朝一日——也就是现在——能分享关于 Pemex 生存状态的人文视角。这家企业与它所诞生的国家一样，充满了复杂性与矛盾。

Pemex 小查罗

佩德罗·迈耶 (Pedro Meyer) 著

“Pemex 小查罗”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标志，它是一个时代的徽章，是诞生于发动机烟雾与原油气味中的墨西哥民族主义象征。它的起源可追溯至 1938 年，当时拉萨罗·卡德纳斯总统做出了改变历史的决定：石油收归国有。墨西哥第一次向世界宣告自己是地下财富的主人。因此，国家需要一个面孔，一个能将这一信息传递到国土每个角落的图腾——从机械修理厂一直触达百姓的心间。

头戴宽边帽，蓄着英挺的胡须，身着传统服饰，这位“查罗” (Charro，墨西哥传统骑手/牛仔形象) 是“深层墨西哥”的理想化身：勤劳、强健且充满自豪。于是，这个笑容满面、自信大方的形象应运而生。他推销的不只是润滑油和润滑剂，更是一种理念：一个利用自身资源稳步前行的国家，一个可以无畏眺望未来的国家。来自瓜纳华托州萨拉曼卡的阿尔瓦罗·桑切斯·奥特洛 (Álvaro Sánchez Otelo) 在各类推广活动、加油站以及每年“3·18”石油收归国有纪念日游行中扮演了这一角色。因此，他远不止是一个标识，而更像是一个老熟人，一个直视你的眼睛并诉说着“看，你的国家正在为你而工作”的朋友。

在 20 世纪 40 和 50 年代，“Pemex 小查罗”无处不在。修理厂和加油站自豪地展示着那些金属油桶，除了实用价值，它们还承载着一种主权感。每一个油桶都象征着墨西哥正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黑色血液”前行。

然而，时代变了。随着 60 和 70 年代现代化浪潮的袭来，小查罗逐渐被取代。先是被更抽象的“蜗牛”标志替代，随后又演变为更具企业化色彩且严肃简朴的“绿鹰”标志。

怀旧之情随之弥漫开来。“Pemex 小查罗”从产品包装上消失了，却留在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中。对于像我这样在成长过程中将其视为日常奋斗中的沉默伙伴的人来说，他被珍藏在记忆深处。据传，阿尔瓦罗在离开广告光环后的晚年生活十分落魄，在墨西哥城靠乞讨度日，正如本书出版的照片所见，直到他于 1990 年左右去世。

今天，“Pemex 小查罗”已成为收藏品，一件勾起往昔民族主义余波的稀有物件，那段往事曾许诺财富、工作与主权。他不仅是一幅图像，更是一个“视觉故事”，是那个敢于梦想、敢于相信自己能依靠石油站立的墨西哥的缩影。尽管时间将他从货架上抹去，他在历史中却依然完好如初，时刻提醒着人们，曾几何时，这个国家深情凝视地底，想象着自己是命运的主宰。

退休工人的回忆

“在国有化之前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一直处于无限期集会状态。每当有来自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新消息，我们就燃放烟火召集大家，宣读最新的电报。1938年3月18日那天，消息实在太多，烟火燃了一整天。”

—— **弗洛伦西奥·阿雷瓦洛，70岁**

“拉萨罗·卡德纳斯将军，也就是我们的政府，问我们是否愿意支持。我们怎能不愿意？那是在捍卫我们国家的财富啊！”

—— **爱德华多·迪亚兹，70岁**

“卡德纳斯将军访问拉斯乔阿帕斯时，看到台座上立着他的半身像，便说：‘把它撤了扔进河里去，我还没死呢！’”

—— **丹尼尔·阿尔瓦雷斯，70岁**

“国有化初期的那几年，日子过得极其艰辛。加法机用过的纸卷我们都不舍得扔，而是正反两面用。我们还会把用剩的铅笔头连接起来，凑成一支笔。那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五年。”

—— **伊里内奥·加列戈斯，73岁**

“我们听到打字机的响声，推门进去，看到两个美国佬 (Gringos) 在那儿。我们对他们说：‘滚出去！现在这儿是我们说了算！’”

—— **马塞利诺·桑切斯，70岁**

“外籍主管在位时间都不长，也许是为了防止他们和工人走得太近。在 El Plan 油田，得克萨斯人金先生是任职最久的人事主管。其他人就没那么走运了，比如查布斯特先生，他也是人事主管，最后却命丧油田。他被外号‘科罗拉多’的工人杀了，因为那个工人被列入了黑名单 (Bola negra)，查布斯特居然对他说：‘哪怕让你全家去吃屎，我也不会给你活干。’”

—— **比森特·帕雷德斯，74岁**

“他们只给我们15分钟吃饭，掐着表。因为我们在野外干活，光是把饭袋提溜过来的功夫，时间就差不多到了。”

—— **J. 卡门·鲁埃达·索利斯，82岁**

“外出勘探时，饭食得自理。头一回我们带的粮食15天就吃光了，剩下的15天全靠吃野果、喝凉水硬扛过来的。”

—— **冈萨罗·莱萨马·巴尔卡萨尔，76岁**

“那是我们靠着创造奇迹守住了产业，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备件。”

—— **爱德华多·博莱纳，76岁**

“我们九十个壮汉全靠背带绳 (Mecapal) 肩扛所有材料。那时候我们什么都不懂，怎么保护自己？我们单纯得像孩子一样。”

—— **费尔南多·皮德拉·托雷斯，77岁**

“那个叫巴勒斯的人极其傲慢。他是车间主管，嗜酒如命，常醉醺醺地来上班，虐待工友。结果有一天，他刚从矿车上下来，就被一砍刀削了脑袋。”

—— **埃塞比奥·佩雷斯·冈萨雷斯，72岁**

“1905年，我父亲在米纳蒂特兰附近的橡胶园工作。我们去 El Chapo 看油井，到达那儿时，我突然看见一股黑水从地底喷薄而出，那力道简直排山倒海。”

—— **维里亚托·达·席尔瓦，90岁**

“如果你对美国佬不敬，立刻会被列入黑名单，所有油田都会通报。有的工友为了谋生只能改名换姓，因为那时候只问年龄和籍贯，也不查照片。”

—— **鲁本·拉米雷斯，68岁**

“那个时刻，我们拥有一种极其伟大的东西：希望。”

—— **伊斯梅尔·马尔多纳多，68岁**

“第一次罢工我们赢得了休息权。以前我们要干满六天，且只发这六天的工钱。带薪假期在那时候连做梦都不敢想。”

—— **埃内斯托·索萨·富恩特斯，80岁**

“让我深感自豪的是，我儿子和我一样也领上了墨西哥石油公司的退休金。他1934年出生时，我们刚结束一场反抗外资石油公司的艰苦罢工，那些公司当时极其排斥改善待遇，而那些福利后来都保障了我儿子的生活。”

—— **耶稣·卡斯特利亚诺斯，83岁（与其子何塞，53岁）**

“即便是在外资公司时期，我们对工作也始终尽职尽责。所以国有化令下达、首批墨西哥工程师接管时，他们便开始尊重我们，给了我们应有的地位。”

—— **埃莱亚萨·科尔多瓦，72岁**

“1914年我从瓦哈卡的伊斯特佩克出发，加入志愿军去反抗入侵韦拉克鲁斯的势力。后来部队撤走，我留在了米纳蒂特兰。老鹰公司的美国佬看到我的佩剑，示意我过去，问：‘你从哪儿来？’我回答：‘我翻山越岭而来，就是为了把你们这帮美国佬赶出韦拉克鲁斯。’”

—— **费尔南多·皮德拉·托雷斯，77岁**

“罢工委员会对我说：‘守住车间，谁也不许进。’早晨头一个出现的是个心肠很好的美国佬，他曾帮我转正。他是我拦下的第一个人。我告诉他：‘你不能进去，没看见我们在罢工吗？’”

—— **欧亨尼奥·班达，79岁**

“国有化后，工业遭到了外资公司的严厉封锁。那时候买不到备件和材料，我们只能靠土办法，甚至常拿命去赌。有一次我们要运送220吨炸药。我们在黑夜中航行，每逢晴朗的夜晚，我们都能惊恐地看到远方潜艇的潜望镜。”

—— **埃拉斯莫·巴尔德斯，92岁**

“美国佬走后，懂行的教不懂行的。办公室里的人开始教工会的人办事，但慢慢地，一切都不再用英语处理了。”

—— **安东尼奥·桑切斯·洛佩兹，80岁**

“国有化时，我看见卡林顿先生哭了。他是一位负责压缩机房的荷兰工程师。那不是愤怒的泪水，而是悲伤，因为像许多外籍人士一样，他早已深深爱上了墨西哥。”

—— **埃内斯托·索萨·富恩特斯，80岁**

作者简介

佩德罗·迈耶 (Pedro Meyer) 他自幼便立志成为摄影师，在当时缺乏正式摄影院校的情况下自学成才。他的艺术生涯始终致力于探索技术与视觉叙事之间的无限可能。他创立了“摄影艺术小组” (Grupo Arte Fotográfico)，发起了首届拉丁美洲摄影研讨会，并创建了墨西哥摄影委员会。此后，他创办了全球首个专业摄影网站 Zone-Zero，展示了超过 1,500 位艺术家的作品。作为数字领域的先驱，他制作了全球第一张摄影 CD-ROM《我摄影是为了记住》。其回顾展《异端》(Herejías) 曾在 17 个国家的 60 多家博物馆巡展。此外，他还创立了佩德罗·迈耶基金会及“四行摄影博物馆” (Foto Museo Cuatro Caminos)。自 2020 年起，他投身于《米拉马尔系列丛书》的创作，这套涵盖 40 余卷的巨作汇集了他六十年的作品，旨在探讨不断变革时代下的影像、记忆与生活。

赫拉尔多·蒙蒂尔·克林特 (Gerardo Montiel Klint) 1968 年出生于墨西哥城。他是工业设计师、摄影师、教授及专栏作家。他尤其关注摄影图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转型现象及其对集体想象的影响。他曾担任西班牙 EXIT 杂志、盖蒂基金会 (Getty Foundation) 及加州圣迭戈摄影艺术博物馆的顾问，并担任墨西哥国家照相馆系统 Alquimia 杂志咨询委员会成员。他的职业生涯始终围绕影像展开，涵盖了作品展览、策展、博物馆咨询及出版等多个领域。摄影：阿尔弗雷多·德·斯特凡诺 (Alfredo de Stéfano)

胡安·米格尔·祖祖内吉 (Juan Miguel Zunzunegui) 1975 年出生于墨西哥城。他拥有人文、传播与哲学背景，是墨西哥极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和学者。他以批判“反西班牙黑传说”和重新诠释墨西哥历史而著称，极力主张将“种族融合” (Mestizaje) 视为一种文化综合价值。通过大量的著作和讲座，他成功地挑战了官方历史叙事，提出了旨在超越征服时代历史创伤的替代性视角，成为墨西哥国家历史普及领域的标杆人物。

亚历克西斯·奥尔蒂斯 (Alexis Ortiz) 多领域视觉艺术家。他的实践核心在于研究感知、想象、记忆、领土、身份以及时空观念，以此构建质疑现实构建方式的叙事体系。其作品形式多样，涵盖摄影、视频艺术、影像装置、音乐、撰稿及诗歌，探索人类、技术与自然之间的交集。目前，他与佩德罗·迈耶合作，担任《米拉马尔系列丛书》的版式设计师兼编辑，并负责佩德罗·迈耶画廊的策展与展陈设计工作。

希梅娜·桑帕约 (Ximena Zampayo) 毕业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 (UNAM) 艺术与设计学院视觉艺术专业。她是新一代视觉创作者的代表，致力于探索影像作为表达媒介的持续演变。她的作品展现了一种共情且充满活力的世界观，犹如一面不断变化的万花筒。目前，她担任佩德罗·迈耶的助手，并负责《米拉马尔系列丛书》部分作品的编辑工作。

米拉马尔系列丛书:已出版书目

- Algoritmos (算法)
- Autorretratos (自画像)
- Avándaro (阿万达罗)
- Colonia Ajusco (阿胡斯科社区)
- Cuba, tomos I y II (古巴, 第一、二卷)
- Del aquí al más allá (从此处到彼岸)
- Durante el 68 (在1968年间)
- El Teatro Universal (普世剧场)
- Fotografío para recordar (我摄影是为了记住)
- Huejutla y otros pueblos (韦胡特拉与其他村落)
- Ixtlilco El Grande (大伊斯特里尔科)
- La Mixteca (米斯特克地区)
- Las Truchas, Ciudad Lázaro Cárdenas (拉斯楚查斯, 拉萨罗·卡德纳斯城)
- Paradoja americana - YUMA (美国悖论: 尤马)
- Testimonios sandinistas, tomos I y II (桑地诺见证录, 第一、二卷)
- Un Ecuador, tomos I y II (一个厄瓜多尔, 第一、二卷)
- Virgilio (维吉利奥)

另有 23 卷正在创作中。

若需了解更多关于“米拉马尔系列丛书”的书目信息,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https://pedromeyer.com/es/miramar/>

由衷感谢所有为本系列丛书贡献心力的合作伙伴：



作者致辞

在此需做一说明：本版中出现的任何疏漏与差错，皆由本人承担全部责任。我深知自己并无万全之策以杜绝所有错误，但相比对失误的担忧，我更渴望能将这些作品公诸于世。亲爱的读者，在追求完美与尽力而为的微妙平衡中，恳请给予谅解。

由衷感谢里卡多·“Tapir”·马尔多纳多 (Ricardo “Tapir” Maldonado)、里卡多·“REO”·埃斯皮诺萨 (Ricardo “REO” Espinosa)、吉尔伯托·陈 (Gilberto Chen)、塞尔希奥·托莱达诺 (Sergio Toledano) 以及帕布罗·阿吉纳科 (Pablo Aguinaco)，感谢你们敏锐且睿智的建议，为本版增色不少。

佩德罗·迈耶基金会 (Fundación Pedro Meyer, A.C.) 坚定支持保护著作权与版权。这些权利旨在激励创意、捍卫思想与知识的多样性、促进言论自由，并滋养生机勃勃的文化环境。

感谢您购买正版授权作品并尊重版权法。您的支持是对作者与创意从业者的回馈，也让本基金会能够持续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

本书所收录的绝大多数摄影作品均为佩德罗·迈耶 (Pedro Meyer) 创作。

本书于 2026 年 2 月印制完成。印制单位：Repro.Gráfica, S.C. 印制地点：墨西哥，瓦哈卡州，圣玛丽亚德尔图莱 (Santa María del Tule, Oaxaca, México)

© 《石油之影》— 更新版，佩德罗·迈耶 (Pedro Meyer) 2026 年第一版

本版本包含：200 册“经典系列”编号藏书 50 册“画廊系列”藏书 50 册“收藏家系列”藏书

编号：_____



PEDRO MEYER